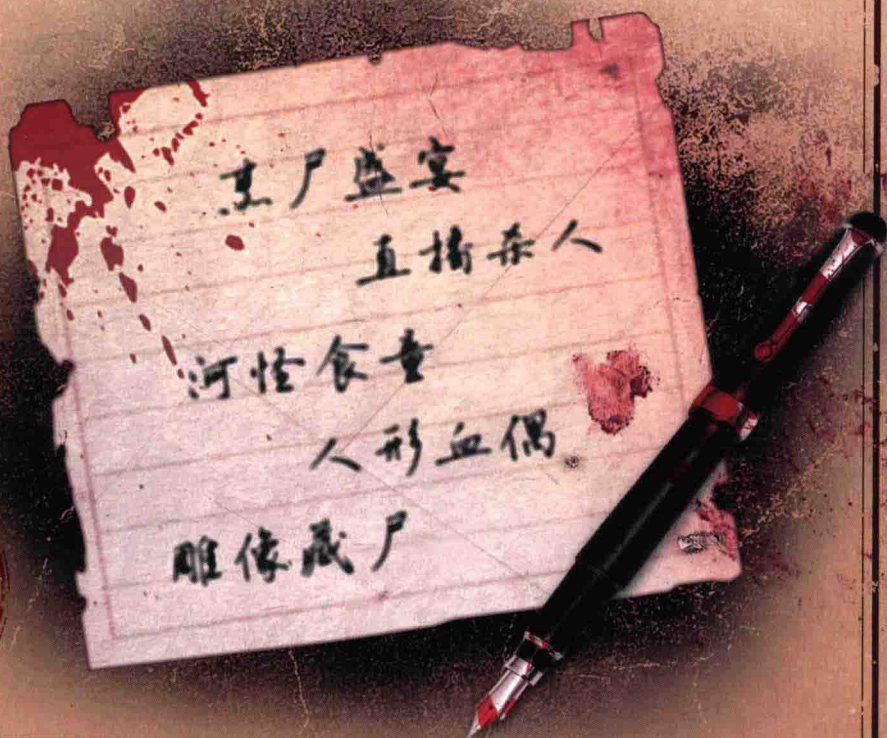


叶泽◎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 罪案笔记



人性的复杂，难以想象，  
凶手OR被害人，谁曾经过你身旁？

强大的逻辑推理，全面解析那些诡秘而又震撼的犯罪现场，  
每一个案件都让你难以入眠。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 罪案笔记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罪案笔记 / 叶泽著.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7.5

ISBN 978-7-221-13934-4

I. ①罪… II. ①叶… III. ①侦探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35293号

---

## 罪案笔记

叶泽 / 著

---

出版人 苏桦

总策划 陈继光

责任编辑 潘媛

特约编辑 毕建伟

封面设计 源画设计

版式设计 陈红昌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贵阳市观山湖区会展东路SOHO办公区A座)

印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长沙市黄花工业园3号)

版次 2017年5月第1版

印次 2017年5月第1次

印张 19.75

字数 330千字

开本 710mm × 1000mm 1/16

书号 ISBN 978-7-221-13934-4

定价 36.00元

---



## Part 1 人体盛宴 1

---

一个女人的脑袋被放在蒸笼内蒸了将近一个月，凶手还残忍地将这个女人的皮肉烹煮成一道道黑暗料理。案发现场凶残至极，只是外界很难猜到，这一起蓄谋已久的杀人案件的凶手，竟然是……

## Part 2 视频杀人直播案 11

---

医院失踪病患惊现于热门网络直播扒皮视频中。诡异莫测的医院地下停车库内，竟现血尸。五名早已消失的病患，结合成一具堪称“艺术品”的尸体，凶手近乎完美地切割手段，让众人不寒而栗。

## Part 3 以爱为名的杀戮 37

---

女神的协议丈夫被人发现全身赤裸地死在了酒店中，M部对此展开调查，牵出了意想不到的第三者，当“我”抓捕第三者时，竟发现了关于十三年之前的阴谋，“他”回来了……

## Part 4 河怪食童 69

---

你们见过河怪吗？大运河旁曾一度流传着河怪吃人的故事，近些年来在大运河旁发现的孩童尸骨更数之不尽，当地居民笃信，一定是孩童触怒了河怪才会引发这一系列的悲剧，两市警方首次联合调查，真相到底是什么？

## Part 5 教堂血尸

101

一座已许久未有生人探访的教堂，一段错综复杂的关系链，一个失踪至今还未被找到的孩童，血色弥漫了整间教堂，属于黑暗的恐惧弥漫着我们所有人的心脏，十字架上的那个女人，她到底想要告诉我们什么？

## Part 6 宴会厅上的人形血偶

167

午夜，一只在窗前缓缓上升的“女鬼”，一个无法闭合电梯的楼层，一双充满血色的双眸，这个世界上真的有“鬼”？还是“鬼”只存于人的心中？

## Part 7 雕像藏尸

242

“女鬼”在客厅转角处死死地盯着我，那一张血红色的脸颊上，似乎想要告诉我一些什么。一具被封闭在墙壁之内的人体雕像，一段看似世间不容的畸恋，一个早已失踪的女人，她真的死了吗？

# 人体盛宴

一个女人的脑袋被放在蒸笼内蒸了将近一个月，凶手还残忍地将这个女人的皮肉烹煮成一道道黑暗料理。案发现场凶残至极，只是外界很难猜到，这一起蓄谋已久的杀人案件的凶手，竟然是……

我们就连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无心的话语或者某些不经意的行为，就会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

你几乎想象不到，丈夫会用极其残忍的手段杀害同床共枕的妻子；你也无法预料原本情同姐妹的闺蜜会因爱而犯下不可饶恕的罪孽；你更不能理解，只是因为几句嘲笑之言，让稚童变成一具具无肉骸骨……

犯罪者因一时冲动或心理极端而犯下的罪恶，换来的是牢狱中度余生或在悔恨与自责中逃亡，为一时错付出极大的代价。

而我要说的是，我成为警察后接触过的几起变态、残忍的杀人案件。

我是叶泽，2009年警校毕业，被分到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部门，所有的案件从我进入这个部门开始说起，这个部门我称之为M部门。

2009年，轰动嘉市的612案件在报纸头条上占据了整整一个礼拜。

一个女人的脑袋被放在蒸笼里面蒸了将近一个月，凶手还残忍地把这个女人的皮肉烹煮成一道道黑暗料理，案发现场残忍至极。

案子一经公开，嘉市的市民就炸开了锅。

可谁都不知道，这件案子只是因一个失踪案而被牵扯出来的。

我们部门是协助调查人口失踪案的，而我进这个部门的第一天，队长郭勇佳就将这个案子交给了我。

我们部门不仅名不见经传，就连工作的环境都跟个厂房似的，我接过郭勇佳递交给我的资料，坐到了办公桌前，翻开了那一叠厚厚的资料。

失踪者叫刘芳华，今年四十五岁，贵阳人，二婚之后就一直定居在嘉市。报案的是她大哥，三个月前，家人收到她的一条短信，大概内容是她要去广东打工，跟他们知会一声，之后他们再打刘芳华的电话就一直处于关机状态。

就这样过了一个月左右，终于意识到不对的他们，到贵阳当地的公安局报了案，接受这个案子后，贵阳警局就将这个案件转到我们嘉市警方。

我看了一眼他们调查的记录，大多都是一些再平常不过的内容，刘芳华丈夫说，她在离开家的前一天晚上和他因为去不去打工的事情而吵架，第二天他回家的时候她已经不在了，夜里十二点多他收到了刘芳华的短信，说是自己已经在火车上了，让他不用担心。

警方立即调了当天所有去往广东的火车、动车、高铁，甚至还查看了嘉市客运中心的实名登记记录，以及每一个交通运营枢纽的监控录像，都没有查到刘芳华这个人。

我反复思索这个案件，随后拿起外套往外走。

“喂，你要去哪里？”背后传来郭勇佳喊声。

我顿了一下，撇头看了一眼郭勇佳，“你让我查这个案子，不就是想要我证明我的能力吗？”没管郭勇佳说什么，我直接驾车赶往刘芳华家。

来到他们小区后，我并没有直接去找刘芳华的丈夫，而是来到了小区门口的保安室。

进保安室之前，我在旁边的小店买了一包长嘴利群烟，保安每天几乎都是在干着同一件事情，除了巡逻就是在保安室看着监控，所以他们应该都爱抽烟，要套他们的话，投其所好，可能会给我带来一些有用的线索。

“大爷，不好意思，我朋友让我来找他，可是他还没有到，他让我在保安室里面等一下，请问，方便吗？”我敲了敲门，有些不好意思地问里面正在看电视的保安。

有人问我为什么不直接掏出警官证去询问他，抑或是直接上门找刘芳华的丈夫询问，当然，我一定会这样做，但不是现在。

原因很简单，警察的身份很敏感，如果直接去询问的话，那么他们潜意识里就会侧重这件事，抑或他觉得有哪里不对的地方，会直接带过。而我现在要做



的，就是引导，引导他说出一些我想要知道的事情。

那保安大爷瞅了我一眼，然后热情地点头说：“没关系，来坐吧，不过看你的样子，面生得很，是不是刚搬来？”

我一边拆着刚买来的香烟，递给他一根，一边说：“是啊，想要租房子，和房东说好今天来看房，这不，我来得有点早，他就让我在您这等他了。”

大爷一听说我要在这里租房子，话匣子马上就打开了。

他问我准备租的房子是在几幢，我说12幢603。

“12幢603？”大爷狐疑地看了我一眼。

“怎么了，大爷？”我看着大爷脸上的神情，像是知道些什么，马上借着杆子往上爬地问。

保安大爷叹了一口气说：“也没什么，前些日子，这12幢有个女人失踪了，警察一连找了我几次，问我三个月之前有没有看到过她，这都三个月了，我哪里记得清楚。哎，现在的人啊，动不动就闹离家出走……”

老大爷顿了顿，拿起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继续说：“不过小伙子，我看你人不错才告诉你的，你最好祈祷那个女人别回来，要不然住603，隔壁就是604，可有你受得了。”

“哦？大爷，这话怎么说？”我饶有兴趣地问，看他烟没了，立马又续上一根。

“这……呵呵，怎么说呢，只是提醒你一句，那个女人对我们这些邻居还算是可以，但回到家，两夫妻一年365天那叫一个闹啊，两个人吵架吵得邻居都报警，一个月不下两三回，你想想，这个女人回来了，你又住在他们对面，大半夜要吵起来，你能有啥好果子吃？”他不好意思地从我手中接过香烟，随即憨笑着说。

我点了点头，又跟大爷聊了一会儿东家长李家短，看没什么有价值的线索了，就跟大爷告辞，直接朝刘芳华家走去。

“咚咚咚……”

“请问，有人在家吗？”我敲了604的大门，在门口等了三分分钟左右，一个满脸胡茬的中年男子开了门，并谨慎地伸出头来看着我，问我是谁。

这男人尖嘴猴腮，头发似乎几天没有洗过，看上去十分邋遢，不用猜这个人就是刘芳华的丈夫。



我没有拐弯抹角，掏出证件告诉他我是警察，直接推开了他极力抵着的大门，进入了刘芳华的家中。

这里四处堆满了杂物，桌子上放着三盘红烧肉还有一瓶老白干。

这伙食条件都能赶得上我家过年了啊，一桌子菜里面就没一个素菜，他就不怕被腻死？

“你倒是挺好的，老婆失踪三个月了，还有心情在家大口吃肉，大口喝酒，怎么，要不要我陪你喝几杯？”我一边观察着这房间的异常气氛，一边坐下了身子，看着桌上的那几盘肉对他说。

他不咸不淡地说：“哦，芳华或许是出去散心了，走之前还带了几千块钱，她平时花钱大手大脚的，这……呵呵，我想她没钱了，自己就会回来了。”

这个男人说话的时候，表情冷漠，似乎对他的妻子根本不在乎。

我拿起了酒杯喝了一口，然后夹了一块肉叼到了嘴边。

我今天没吃早饭，还空腹跟门口那保安聊了半天，虽然有些收获，但我现在是真的饿了，一进门看到这么多红烧肉，怎么忍得了。

可那男人却突然拍了一下桌子，然后伸手把我刚夹起的红烧肉丢到了地上，而他脸上的神情，也从先前的冷漠，变得面红耳赤起来。

我抿了抿嘴，而后放下了筷子，勉强扯出一丝微笑，轻声说：“既然你不欢迎我，那我也不打扰了。”

说完这句话，我就转身离开了。

刚刚的一切我都看在了眼里，他的冷漠，他的暴怒，还有我夹起那一块红烧肉之后的紧张，一个大胆的推测呼之欲出。

但……这个推测实在可怕，如果真的不幸被我猜中，那刘芳华真够惨的。

回到那间破旧厂房之后，我对照着郭勇佳给我的笔录以及刚刚在小区门口老大爷给我说的一些线索，推了整整三个小时，那黑板我擦了一遍又一遍，最终得出了一个结论，一个……我早已猜到，却又不敢去相信的结论，刘芳华死了，就在她失踪的当晚，而且……她的尸体，现在还躺在她家的某一个角落里。

“回来了？怎么样，有什么收获？”就在我准备打电话给郭勇佳的时候，他正从厂房门口朝着我大摇大摆地走来。

郭勇佳，嘉市原刑侦大队二队队长，在职期间，破获的案件屈指可数，最后上面就把他调离了刑侦大队。

我看了一眼郭勇佳，随即用手中的记号笔指了一下黑板，上面有照片以及我先前画上的线索联系图，对着他沉声说：“刘芳华，四十五岁，贵阳籍女子，三年之前远嫁嘉市，与现在的丈夫向郝育有一子，今年一岁。我问过邻居，刘芳华的丈夫脾气很好，平时虽然少话，但对于刘芳华，那叫一个百般宠爱，可刘芳华的脾气并不好，哪怕是因为一件小事，都会对自己的丈夫百般凌辱，甚至于在刘芳华失踪之前的那一天，他们还吵得不可开交……”

“你等等，我让你去查刘芳华的下落，你去查他们的脾气干什么？这就是你的办案能力？”郭勇佳在我说到一半的时候直接摆手叫停。

我撇了撇嘴，说实话，他的态度让我很不舒服，我那么拼命地去找线索，他居然还质疑我的办事能力，而且看他一脸骄傲的姿态，我心里多多少少有点气愤，但谁让我是人家的下属呢，给我摆脸色看，我这也只能哑巴吃黄连了不是？

我点了点头，满脸堆笑地让郭勇佳少安毋躁，随后又指着线索图说：“刘芳华居住的小区今年才装上监控摄像头，而且都装在每一个单元的正门口，按照笔录上面所说，刘芳华失踪当天，这12幢3单元的监控摄像头莫名其妙地坏了，但她要从家里走出，就必须经过2单元和1单元，也就是说，如果3单元的摄像头坏了，看不到刘芳华从自己家里走出的场景，那么2单元和1单元的摄像头在那个时候就必定会拍到刘芳华的踪迹，当然，前提是，她真的有在那个时候出过门。”

“你是说……刘芳华在失踪的那一天，根本就没有出过门？”郭勇佳在我说完的时候激动地拍了拍桌子，瞪大了眼睛质问道。

我点了点头，补充道：“恐怕不光是失踪的那一天，是以后……她都没有走出那一扇门。”

郭勇佳的眼神有些质疑，他一直在我面前走来走去，说这些都只是我的猜测，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证据，再说，如果这件案子是凶杀案，也不归我们部门管辖，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通知刑侦大队，把我们的猜测都告诉他们，然后就将这件案子重新移交给他们。

“好不容易接到个凶杀案，就这样拱手让人？”

郭勇佳眉目微皱，看着我，沉着一张脸说：“这里不是重案组，也不是刑侦大队，如果这真是一宗命案，我们部门只能从旁协助，这是规矩，谁都不能打破这个规矩。”

咣当一声，厂房大门被人推开。

“怎么，又有新人了？”一个穿着性感的女人踩着高跟鞋，交叉着双腿靠在了厂房门口。

“来了？”此时，郭勇佳的声音再次从我身后飘过。

我微微一愣，站在我面前的女人，看起来二十七八岁，她很漂亮，一双雪亮的眸子，再加上精致的五官，相比于警察，她更像是电视上的明星，不，我觉得，她甚至比那些明星还要漂亮。

裴婧瑶朝我们走来，玩味地笑道：“不做个自我介绍吗？”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眸一直盯着我看，看得我一阵脸烫，说实话，我没想到这里竟然还有这样的美人。

我是一个男人，面对美女这种生物，会不由自主地不好意思起来。何况她那张精致的脸就出现在离我只有几十厘米的地方。

我抿了抿嘴，开口说：“我叫叶泽……”

见自己一直被忽视，郭勇佳似乎有些恼，不耐烦地挥了挥手，道：“下次再迟到，你就不用来了，看看都几点钟了，每次都迟到，而且还都是一个借口，裴婧瑶，你还想不想干了？”

裴婧瑶嘴角一弯，从我身边微笑擦过，转身就走到了郭勇佳的面前，那一张原本带着微笑的脸蛋上，瞬间没了任何表情：“我说过，这里留不住我。”

郭勇佳老脸一红，也没搭理这女人，抬手就指着我，脸色铁青地说：“不管怎么样，这件案子到此为止，不该我们管的事情，我不会管，同时我也希望你不要越界。”

裴婧瑶轻轻地戳了一下我的肩，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朝我眨了眨眼。

“你饿了吗？不然咱们去吃个饭吧，这不，正巧到了晚饭时间。”我看了看手表，心领神会地抬头对着裴婧瑶说。

裴婧瑶大大方方地勾住了我的手肘，在我耳边说：“第一次见面就请我吃饭，弄得我有些不好意思，不过还是谢谢你了，我要吃大餐。”随即转头看郭勇佳：“郭队，没什么事的话我们就下班了。”

郭勇佳没说什么，我也没看他的脸色，拉着裴婧瑶上了我的车。

上车之后，我们两人瞬间都变得严肃了起来，我一脚油门，轮胎发出滋滋滋的声响，而裴婧瑶……竟在我的副驾驶座上换起了衣服。

我立马把她旁边的车窗拉上，两只眼睛也直勾勾地看着前方，当然，我是一

个男人，这样的女人在我面前换衣服，我多多少少也会瞄上几眼。

“好好开车，我没买保险。”裴婧瑶朝我看了两眼，然后将换下来的衣服丢到了我后车位上。

我脸色微红，也没有说话，一脚油门，直接朝着刘芳华居住的那个小区飞驰而去。

可现实往往事与愿违，当我们赶到刘芳华家楼下的时候，警方已经拉了一条警戒线，12幢旁边的小道上停满了警车，警戒线的周围站满了这里的住户。

“被抢先了？”裴婧瑶隔着挡风玻璃看着外面的人群，脸上有一丝丝恼意。

我点了点头，随后打开车门，拿出证件就穿过了警戒线，裴婧瑶也随后跟了上来。

裴婧瑶跟在我身后一直都在吐槽，说是早知道这样，就不换衣服了，还说刑侦大队能那么快到这里，一定是郭勇佳事先通知他们的。

我走在前面没有说话，只是习惯性地用手轻触墙壁，刮了一点点墙粉放入了自己的口袋之中。

而当我走入刘芳华家的时候，她的丈夫向郝正巧被刑警带出，他看了我一眼，就马上低下了头，面红耳赤被带走了。

“太凶残了，这居然还能吃得下去……”

“谁说不是呢？刚刚我们掀开蒸笼的时候，一队的队长都直接跑到楼下吐了，那场面，啧啧。”两个刑警拿着笔录从房内走出，边走边聊着。

我眯了眯眼，随后就带着裴婧瑶走了进去，里面还有两三个警察，我们想要进厨房，一个身高大约一米八，穿着一身深蓝色警服的男人拦住了我，说什么都不让我们进去，还说什么案发重地，闲人免进。

我看了一眼裴婧瑶，后者朝我点头示意，马上就上前和那两名警官攀谈了一会儿，也不知道她和他们说了些什么，几十秒后，他们两人给我们放行了。

“喂，你到底跟他们说了什么？”我问道。

只见她嘴角一弯，当即说：“也没什么，只是告诉对方我们是他们队长叫来的而已。”

我眉头一挑，心想她还挺会随机应变的，的确，每一个进入这房子里面的人出来之后面色都非常难看，谁也不想再进去自找没趣，也不会有人去跟他们大队长确认我们的身份。

厨房里面有两个法医正在现场取样，他们可能认为我也是刑侦大队的人，所以就没有来阻拦。

这个厨房的灶台在靠北的墙壁中央，灶台是老式生火的那种，而灶台上面有一个蒸笼，从我这个角度看过去，完全能看到那一颗在蒸笼里面的脑袋。

不过说好听一点，这是一颗人脑，说难听一点，也就只是一副被蒸酥了的头骨骨架，因为她脸上的皮肉早已变成一摊类似于花生酱的东西，密密麻麻地铺满了整个蒸笼，在这骨架的正下方，还有两个类似龙眼核的小珠子，看样子已经完全萎缩，应该是这头颅主人的眼珠。

我小心翼翼地走到了这蒸笼的正前方，看着这蒸笼上面的头颅，我有些疲倦地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是啊，之前我只是想到这个男人会吃掉她的肉，可我却万万没有想到，他竟然会变态到这种地步，把自己老婆的脑袋砍下放在蒸笼里面蒸煮，这是一个多么丧心病狂的凶手。

“你是谁？这里是案发现场，给我马上出去，不然我告你妨碍公务，是谁把他放进来的？”

突然，一个深沉的男声正从我身后吼来，我转身一看，是刑侦一队队长李铭雨，他的脸色有些发白，看样子，那两个警员说的没错，他刚刚真的是去吐了。

我拿出了自己的证件递给了李铭雨，随后给他做了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如果我以后调到刑侦大队，他可能就是我的顶头上司。

可我这毕恭毕敬地给他说着我调查这个案子所得到的线索，并告知他这小区监控摄像头的事情，他听了之后不但没有道谢，居然让旁边的两个民警直接将我“丢了”出去。

“喂……你们还有一样证物没有发现，这个女人的脑袋、身体残肢都发现了，你们难道不奇怪吗？这个男人是怕把他老婆的尸体丢出去，再加上对于这个女人的愤恨才把她截肢，然后把碎肉放入冷藏柜里面的，刚刚我经过冷藏柜却只发现了一些皮肉，还有那柜子里面的剩菜，他们都清一色的没有骨头，骨头去哪里了？我敢跟你打个赌，你们死都找不到那些骨头。”我一边被那两个警员拖着走，一边死命地看着李铭雨，大声地说。

“等等，你是说，你知道这些骨头在哪里？”李铭雨眉目一皱，当即指着我问。

我点了点头，想说和命运做一笔交易，就从口袋里面掏出了刚刚我在这门口

左侧墙壁上面刮下来的石灰并递给了他，说：“李队长，你是聪明人，可你们忽略了一点，这里是最顶楼，你看这两边的墙壁，有没有发现什么奇怪的地方？”

李铭雨推开了我的身子，然后一个人来到了门口，仔细观察了一番，最后才抬起了头，疑惑地说：“这里是老式居民区顶层，旁边的墙壁应该早已经泛黄才对，这些墙灰有人刷过，而且……凹凸不平……难道……”

我点了点头，对着李铭雨脸色沉重地说：“他之所以要把尸体留在家里，第一，是不想节外生枝，因为他不管以什么形式把尸体丢在这城市的任何一个角落，迟早都会有人发现，而且刘芳华的家属已经报了人口失踪，一旦找到尸体，他们第一时间会拿出来比对。”

“你继续说下去……”李铭雨面色阴沉地说。

我看了一眼楼下，现在是晚上六点十五分，周围吃过晚饭出来溜达的居民几乎都站在了这12幢的楼下，里里外外，竟被这些“看客”围得水泄不通。

“第二，我询问过周围的居民，他们说在案发之前的两三天，这两口子几乎天天吵架，更甚者还曾经有邻居看到向郝跪在这单元的三楼楼梯口，刘芳华对向郝更是又踢又踹，嘴巴里面还在不断骂着对方没用。一个懦弱到这种程度的男人，李队长，你这个时候是不是在想，他虽然有这个杀人动机，却没有这个胆子吧？”我走到了李铭雨的面前，试探性地询问道。

后者点了点头，说向郝一向循规蹈矩，就算是要杀人，也不会做出这么变态的事情来。

可我却随即摇了摇头：“向郝属于冲动型杀人，他事先根本没有想到自己会杀了妻子，换一个角度去想，他想到这三年来天天忍受着面前这具尸体的摧残，越想越气愤，越想越愤恨，终于，他决定把他面对了三年的恶魔一点一点地吃掉，他不想看到她，他觉得恶心，所以要将这个恶魔的脑袋放在蒸笼里面蒸，直到刘芳华的皮肉被蒸笼内的水蒸气蒸化，眼珠被蒸干，头发慢慢地沿着头皮自然滑落，但……”

“快说……”李铭雨催促道。

我笑了笑，然后冷漠地看着李铭雨，一把抓住了他手上的墙灰，低声说：“但……他觉得还不够，吃了她的肉，看着她的容貌一点一点在自己眼前消失，可还有她的骨头，刘芳华生前爱面子，所以一旦他们两人吵架，刘芳华就会让向郝跪在家门口，他想让刘芳华也尝尝这个滋味，所以，他把自己妻子的骨头捣

碎，然后混合墙漆一点一点地涂抹到自家的门口……”

我这句话说完，周围所有的人都安静了，他们甚至都不敢呼吸，是啊，是谁知道了这个案子的真相，都会有这个反应，当然，连李铭雨也不例外。

“你……怎么会这么清楚凶手的作案动机？而且说得就像是亲身经历一样，有没有证据？”李铭雨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狐疑地问道。

“证据？你难道在进来的时候没有看到向郝的房间里面有一封并不寻常的封口信吗？从头到尾，你们把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厨房和大厅，我猜这一封封口信是向郝在杀死自己妻子之后写的，我想……应该是写给那个永远都不会再睁开眼睛的刘芳华的，不信，你可以进去拆开来看看。”我双手交叉低头看着自己的胸口，然后说。

听完我说的，李铭雨直接转身就进入了向郝的房间，他拿起平放在桌上的那封信件看了起来。

我想进去瞅瞅这信里面的东西是不是和我当初猜测的一样，可我这刚走进门口，那两名天杀的警察直接把我从六楼给架回了一楼。

好吧，我不得不承认，李铭雨就是一个过河拆桥的主，我赌输了，他并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

我被他们硬生生地拉到了警戒线外，而此时，裴婧瑶也从三单元的楼道内出来，她走到了我的面前，玩味地笑道：“今天你还真让我刮目相看，虽然后面的表现的确也有点儿狗腿子了，你现在看清楚了吗，你想要去的地方，还是那个你幻想中的地方吗？”

我撇了撇嘴，叹了口气，无奈地说：“那也比待在那个鸟不拉屎的破地方好，就比如你，裴婧瑶，从开始的警队宣传部，到后来的档案管理部，我记得，你像是换了五个部门吧，但是没有有一个部门知道，你其实是心理学高才生，把你放在那种部门，未免屈才了，说句实话，你真的甘心待在这里？”

她微微一愣，而后马上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容，对着我说：“那么，既然你已经知道了我所有的底细，要不要让我单独给你做一个心理评估呢？看看我面前这个自认为内心纯洁无瑕的弟弟心里是有多么不纯洁的小九九？”

果然，她这种搞心理学的人，真不能惹。



# 视频杀人直播案

医院失踪病患惊现于热门网络直播扒皮视频中。诡异莫测的医院地下停车库内，竟现血尸。五名早已消失的病患，结合成一具堪称“艺术品”的尸体，凶手近乎完美地切割手段，让众人不寒而栗。

刘芳华的案子被登上了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在嘉市闹得沸沸扬扬，各方都在说着嘉市刑侦大队破案效率奇高，却对我们，甚至于我这个提供案情简述的人只字未提。

要问我心塞不塞，那是废话，功劳被人抢走了，心里多少有些不爽。

然而，身为小部门的小警员，就算立了天大的功，也与我无关，还得该上班上班，该干吗干吗。第二天一早，我照常到M部门工作区——厂房。来的时候郭勇佳还没到，但我却在昨天我画线索线的黑板旁边看到一个男人，这个男人身高最多也就只有一米七左右的样子，一头板寸，穿着一身浅蓝色的牛仔服。

我走到了他的身后，看着桌上的电脑，却诧异地发现电脑上面显示的正是我的资料，幼儿园、小学、大学，连我交过几个女朋友，这上面都写得清清楚楚。

“叶泽，二十三岁，中国刑事警察学校毕业，在校期间曾帮助警方破获多起刑侦案件，虽然你表面嘻嘻哈哈，但骨子里却是一个沉着、冷静、心思缜密的人，缺点就是太过于自负，以至于你的导师林天在写你毕业点评时，就只有一句话‘鬼才和疯子，就只有一线之隔’。毕业之后第三天，你的父亲叶正就因行贿官员被捕，而你，这个罪犯的儿子，在一夜之间就挂满了嘉市无数八卦杂志的封面，我说的对不对？”他一边说着，一边转过了身子。

我看到了一张极为普通的脸，就是那种丢到人群里，我都不会去看他一眼的

那种，这个人我不认识，不……严格地说，他认识我，而我却不认识他。

我看着眼前的这个男人，“知道这些并不稀奇……”

“那么我们就来说说稀奇的。十三年之前，在嘉市发生的那一起变态凶手残杀十八岁花季少女，将其烹杀的案子吧，那个时候，你似乎只有十岁？”

“住嘴！”

“砰……”

我猛地拍打了一下面前的会议桌，试图阻止他说下去。

可他却并没有因为我的这一举动而停止说话。

他一步一步地走到了我的面前，嘴角之间弯起一丝阴诡的微笑，在我耳边轻声说：“我想你大概不会忘记，十三年之前，那个花季少女叫什么名字吧？怎么？还是你当时已经被吓傻了，完全忘记了这件事情？看着你嘻嘻哈哈的样子，我就觉得讨厌，很讨厌。”

他说出这些话的时候，我的心脏就像猛地停止了跳动一般，我怎么可能忘记，那可是我一辈子的梦魇……

紧接着，他拍了拍我的肩膀，扑哧一下就笑了出来。

“行了行了，不逗你了，不过我看你的忍耐力还不错啊，我都已经说到这里了，你居然还没有发火，比那个郭勇佳可好多了。对了，我叫卢毅发，是个简单的IT男，来这鸟部门也没几天，我们算是认识了。”

我抿了抿嘴，从口袋里面掏出一颗话梅糖放进嘴里，我要降降火，要不然，我怕我真会把他打得连他妈都不认识。

“昨日，警方在嘉市某小区内发现一具女尸，警方二十四小时侦破此案，嫌疑凶手正是死者的丈夫……”

卢毅发打开了距我不远的一个小型电视机，一打开电视机，全是刘芳华的那个案子。

“这次能够这么快破获这件凶杀案，要感谢局内领导对于我们刑侦工作的支持，以及附近居民的紧密配合，犯罪嫌疑人我们已经逮捕，接下来，我们警方会展开一系列的审讯工作，后续报道，敬请关注。”

我和卢毅发两个人坐在这破旧的厂房里面看法制新闻，看了将近两小时，其他人员还没到。

新闻结束后，卢毅发回到电脑桌前，手指飞快地敲着键盘，目光紧锁电脑屏